

克守彝程

殷宗祥題



马 铭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安 泰

封面设计：陈永乐

哀牢彝雄

马 铭 著

*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大观路39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 字数：约27万

1990年10月第一版 199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

统一书号：ISBN 7-5367-0088-1 定价：2.00 元
I·19

楔 子

咸丰四年暮秋。

叶落草衰，长空雁叫，肃杀的秋风掠过尸横遍野的沙场，裹着扑鼻的膻腥，飘向远方的莽莽老林。

夜幕四合，瞑冥的天角游移着一弯残月，把山谷里、岩石上那些横倒竖卧的尸体映衬得分外狰狞。溅满人血的滚木檣石和被丢弃的五子砲、西瓜砲参差其间，阻断了河谷中那条唯一的驿道。

这里是川、滇、黔三省的交界处，属于那种谁都不管的地方。老于世故的各州知府早就拥着三妻六妾霄遥取乐去了，唯独这个新到任的七品知县不知深浅，非要在今晚亥时之前点清殒阵官兵的数字，翌日凌晨上报省垣。这种报丧的差事自然落在地方团练的头上。团头接报之后，连叫三声“晦气”，硬着头皮来了。

灯笼火把晃过死人的头顶，照见一张张狰狞而死的脸。难以尽数的尸体横竖交错，相互枕籍，枪戈插天，叫人魂魄生寒。马兵、步兵，官军、长毛裹搅在一起，不是扼住颈项，就是抠进鼻眼，想分都分不开。竟然有一个太平军孩儿兵死死地咬住一个官军卒长的咽喉，死在一起……在这黑森森的夜晚，灯光照着一个个幽灵般晃动的人影，恐怖异常。

“亮……亮哥，我、我……这手拇指，怎么不……不会弯、弯了？”一个细瘦个儿乡勇带着哭腔问。

被称做亮哥的那人直起了腰，用见惯不鲜的口气说：“头次干这差使，哪个不害怕，多干几次就没事了。象我，少说也扛过二、三十个红顶子。”

瘦个儿打了个沉，吃惊地说：“二、三十，那，官军可死惨啦！”

“你才是咋惊！死多少不是你我管的事情。告诉你，当兵吃饷，哪个狗日的也满不了阳寿。”

“长毛可真厉害呀！”

“嘘，莫吼！”亮哥举灯往前后照了照，“当然厉害，洪秀全手下能人多得很！我爹说：他们都是些天生尤物、来去无踪、神机莫测。你莫道是土盗。”

“亮哥，有人说长毛是文曲星、武曲星下界，咯当真？”

“当真，怎么不当真！”亮哥还要说什么，一眼看见不远处有个红顶子，他心头一跳，急忙移开火把，对瘦个儿说：

“快干吧，小心团头看见，你往东边看看，我把这一团转查查。”

瘦个儿战战兢兢地走了。

亮哥向四周瞟了瞟，一个箭步扑到那个红顶子跟前。他一眼便看出，这是个赏戴蓝翎的正三品参将，红顶子上的蓝宝石在暗夜里闪着奇异的光彩。参将匍匐在地，背上插着一柄柳叶尖刀。他的左近有两个太平军亲兵，从那紧贴腰身的黄坎肩和溅着人血的锁金褂上可以看出，这是两个出入悍寇巨逆左右的人，说不定就是石达开幕下的人。这个老乡勇深信自己的猜测，他迫不及待地两个人翻过来，伸手往死人怀里摸去。他希图摸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密册或者军函一类的宝贝，好向上司请赏。

突然，他喉咙里发出一声极其恐怖的尖叫，伸出去的手如

同被炙烫着一般，猛地缩了回来。原来，被他摸到那个死人心口还是热的。

他惊惧交加，一跤向后攒倒，正好坐在一个死人头上。还算他沉得住气，飞快地揪下死参将头上的宝石，一口吞下肚里，然后连滚带爬地跑掉了。

夜色越发浓重，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雾，游荡的火把变成一团团昏暗的黄色。几只寒鸦，凄厉地鸣叫着飞过人们的头顶，没入远处的老林中去。团头打了个哈欠，圈住坐骑，在驿道上来回走着。这里已经并排躺着十三具清官的尸身，凭他的经验，即便偶有疏漏，也就是差之一、二，上表的时候算进去就行了。朝廷已被长毛折腾得寝食不安，早已无人过问这等事情，个中事理心照不宣而已。

他派人招回那些斂尸的乡勇，不耐烦地说：“回营自去师爷那里量二斗米。入葬的事情，待我回报知县大人再说。不早啦，回营。”

乡勇们早就盼着这句话了，立刻拧亮了马灯，列成一队，等待发令。团头前后看了一遭，勒住马缰叫道：“亮仔！”

没人应声。

又叫了一声，还是没人回答。

他从头到尾把人清点了一遍，发现亮仔果然不在队列里。他吩咐人回去寻找。正在这时，亮仔连滚带爬地赶到了，口齿打颤地伏于马下：“报、报……不好啦，长毛还、还活着……！”

“什么！”

“长毛、长毛……”

团头似乎明白了，刷地拉出短枪，调转马头，叫道：“随我来！亮仔，头前开路！”

一哨人马随着亮仔返了回来，迈过一具具尸身，终于走到

了那个地方，亮仔举起火把一看，不禁失声惊叫：“啊！”

那里早已没有什么长毛，只有那个死去的参将还原封未动地卧在那里。

团头冷笑一声，骂道：“废物！你怕是碰上野鬼游魂了。要不就是吃脏吃的，”他用马鞭一指死人的顶子，“要不要给你灌一盆巴豆水？！”

亮仔这才明白自己办了一桩糊涂事，腿一软，“咕咚”一声，坐在地上。

第一章

巍峨的大理千寻塔，在黎明前熹微的晨光中，傲然矗立于银苍玉洱之间，洁白的塔身上已经映出了东方第一抹曙红。背后的点苍山，象往常一样，不卑不亢、默然无声地俯视着人世沧桑。马龙峰上的积雪洁白如玉，好象永远是那个样子。其实，它暗中在悄悄地消融着，化做细小的水滴，汇入十八溪的悬流飞瀑，从群峰中东流飞泻，扑进洱海的怀抱，去润育南诏古国的万顷良田。

然而，人间却难有太平。道咸以来，刀兵四起，繁华的市井冷落了，肥田沃地一片荒芜。自滇抚大人舒兴阿发出“剿回八百里”的文告以后，回汉之争愈演愈烈。各地汉豪勾结地痞流氓、地方团练，在官军的翼护下，肆意屠杀回人，一村一寨地杀绝灭尽。逼得回人啸聚山林，发誓与满汉为仇，四里八乡的回民忽哨响应，一时竟与官府相峙难下。整个大理城笼罩着一层更大的杀机。

这已是咸丰六年的初春。

正是回人晨诵的时刻，从仓坪街、永清坊、福寿里以及响水关的四牌坊等处，传出嗡嗡的诵读之声。汉人在这种时候是不出来的，他们不愿意听这声音，更不愿意见到回人。虽然都是邻里，又素无怨仇，却不知为何，一见面就面红筋胀、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大打出手。而且这个时候回人最忌讳外族，没有事也可能生出事来。

街面上十分清冷。

可是不久，礮曲方向走来一个人。他走得很快，矮小的身子象一团滚动的球，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压在他满是腱子肉的身上，全然不在话下。虽是初春，早霜还是很冻人的，他却浑身冒着热气，连外褂也脱去搭在扁担上。特别是黑红脸膛上那对又黑又圆的眼睛，透着一股少有的精明。眼看要进城了，他收住脚，往周围看了看，然后从怀里取出一顶穆斯林的小白帽戴上，又在路边找了个水塘子洗了洗脚，换上一双崭新的双耳草鞋，才重新挑起担子朝城里走来。

不料，刚进城门，正赶上回人散课，行人一下子多起来，只见到处都是小白帽。

他心里打了个沉。已经意识到气氛有些异常。果然，没过多久，正街上便传来一片锣声，人群分开，一队回人骠骑押着两个五花大绑的人走了出来，向校场方向去了，后面跟着几个哭哭啼啼的女人，手里捧着两卷白麻布。他挤上去拉住一个老汉问：“略是要杀人？”

老汉看了他一眼，点头道：“两个逃兵。”

“自家弟兄，非杀不可吗？”

老汉叹了口气，说：“哪个愿意杀人？杜掌令官说了，军律乃兵家之本，既与官府为敌，就容不得这等败类。而今回人初与官军接仗，日后日子还长呢。蓝老陕、七倚漠和马金保他们都不主张杀，杜掌令官非要杀。不过话又说回来，只有杜头才是干大事情的人。”

“哦！”他点头称道，没有再说什么。老汉不想看行刑，慨叹着走了。

正月初五，大理官府团队与回民接仗，毛县令和唐府台喝退回民的请愿，请来鹤庆总兵张正泰，灭了回民的几个村寨。

回人头领蓝金喜、七倚漠、马金保、杜文秀等人联合附近州县的回民打进大理，赶跑了官军，这才休了仗。却不想回人还真有些干大事业的样子。

他见人们都去观看行刑，便挑起担子向南门走来。

南门半敞着，两旁堆满了鹿砦，这显然是防备官军的设施。几名守城的分立两厢，没有谁敢松懈疏忽，可见回人的军律落到了实处。

挑担人早把这些看在了眼里，他不再惊惶，反而比方才更随便、更坦然。

“诸位辛苦。”他上前打了个千，然后抬起左手，伸出两个手指朝天一指，说道：“灭清！”

“济民！”卫兵们应了一句。为首那人走过来打量了他一番问：“出城整哪样？”

“找点饭吃。”

那人笑了一声，很同情地问：“看你这模样，顶多二十岁，不怕掉了脑袋真主找不出替换的？”

“看来诸位是不想让我出城了。”挑担人不屑地望着手指，吹了声口哨说，“大丈夫提三尺剑，凭三寸舌，纵横天下，成不成，看你命咯好。”

他这句话把几个守城人说哑了。过了一会儿，为首那人才说：“你老弟的话固然在理，不过，眼下风声正紧，真有个一差二错，想回头都来不及了。”

“这位大哥的好心我领情了。可是，审时度势，不同于谨小慎微。”

其余几个守城的有点不耐烦了，其中一个说：“走就让他走，你我管这么多整哪样，又没有哪个发给你操心钱。”

“什么事情？”背后忽然响起一声威严的声音，虽然不很

洪亮，却充满豪气。

挑担人猛地转回身，正碰上那人的目光，他不禁在心里喝了一声彩。那人看上去三十出头，细眉秀目，口唇丰润，一张粉白透红的长方脸，俨然一位书生。他头顶白帽，身着白袍，刺着金丝滚龙花边，胯下一匹白马。背微弓，给人一种老成干练的感带。

几个守城的卫兵一起躬身施礼：“给掌令官请安！”

马上的人挥挥手：“自家兄弟，哪来这么多礼节。”然后他把目光转向挑担人，问：“这位兄弟看着面生，一定不知个中就里。现在官府正在调兵遣将，欲将我回教斩尽杀绝而后快，你这时出城，不是以卵击石么。”

“我信天数。”挑担人还是那么固执。

马上的人微微一笑：“愿意领教。”

挑担人立刻从怀里掏出一颗骨骰，对在场的人说：“我给你们摸个三三九。”

马上的人大笑起来：“我不信这个。”

“当真不信？”

“当真。”

“好，我一定叫你信服，你说吧。”

“路路通，一掷。”马上的人玩笑地说。

挑担人合起双手，用力把骰子摇了摇，“叭”掷出去：六。

“咦！”马上的人惊奇了，让对方把骰子拾起来，说：“走八方，两掷。”

挑担人又是一阵猛摇，掷出个“五”点，马上的人很有兴味地看着他的动作，当他又掷出去时，竟附身向下看去，果然是个“三”点。

“还有什么招术。”他似乎有些信了。

“‘三年早知道’，三掷。”挑担人自豪地说。

随后连摇三把，竟都是“一”点。

马上的人翻身跳下，接过骰子，反复审视了一番，一丝破绽也没发现。他把骰子还给挑担人说：“我放你走！要知道，我可是个掌黑令的，专在生死簿上勾人名。”

“你是杜……”

“杜文秀。”

挑担人拱手施礼：“久闻大名，给掌令官请安了。”

杜文秀回礼道：“俗话说：‘峰回路转、月隐星移’，只要苍天有眼，你我相见有期。不知此去何处。”

挑担人已将行担担上肩头，说道：“往远说，想去省垣看看，如果时运不济，便只有在蒙化、六诏团转周旋了。”

“唔，那我却有一事相求。”

“愿意效力。”

“我听说哀牢山上段有一奇人，如能见到，请代我问候，如果他能不弃，我愿五里相迎，与他同堂议事。”

“此人道号。”

“不不，他乃是一个凡人，人称‘得勒米’。”

“哦……”

哀牢山脉位于滇中腹地，上起苍洱东南，下抵思普西北。绵延一千六百华里的蒙化山脉和六诏山脉，象两位情同手足的兄弟，比肩继踵，耳鬓相厮；而那曲迴蜿蜒的把边江、礼社江，又似两位脉脉多情的姐妹，日夜陪伴在他们身边，每每跳出几许水花，真亚似流萤顾盼的明眸，捧出多少情、多少爱。林莽伴它枯荣、候鸟为它往返，更有那覆地的浓荫、溢香的花

草、射谜似的藤萝，把个哀牢山妆扮得古朴而粗犷，与此同时，又不失其独特的神韵，看那崇隆的山势、幽雅的林莽、如歌的流泉、飞鸣的百鸟……不正在编织和吟唱着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美丽传说吗？

鲁得盛做了个好梦，梦见昨夜吃了一大盆白米饭。一觉醒来，阳光已经从那残破的殿顶上射进了大殿，他这才发现自己还睡在神位下面的香案上。

弟兄们都不在，一定是出去打野食去了，正在春头上，怕是饿不着他们。他揉了揉两个太阳穴，抖掉身上的破毯子，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殿前面是块空场，镶着一层石板，石板缝隙中已冒出一丛丛野草。他饱吸了一口早晨的空气，觉得胸口舒坦了一些。昨天，几个弟兄从外面弄来一罇陈年老酒，说是杀了一名扮作贩子的清妖细作，并且从清妖的姘头那里弄来了准备送到腾越总兵大人那里去的这罇陈酒。俗话说：壶中乾坤大，杯中日月长。倾刻之间，一罇老酒，灌进了这些吃山茅野菜之人的腹中，他鲁得盛是大头目，喝得最多，醉得也最惨。现在想想，一丝苦笑浮上唇边。

他活动活动腿脚，便纵身一跃，跳到空场正中，“刷！”一个白鹤亮翅，嘿！浑身力气陡增。他笑了，又是一个苍龙探海，接着飞起一个旋子，然后来了个叶底偷桃，猛然间，他跳将起来，以力劈华山之势向庭侧那棵古柏上击去一掌，古柏一阵抖动，落下几段干枝。他作了个收势，得意地大吼一声，走向山门。

这套拳脚没有什么路数，都是一伙兄弟们自己捉摸出来的。有几个弟兄是瓦卢村人，从得勒米那里学来几手，现炒热卖，似象非象。

想起得勒米，他不由地叹了口气。

眼下这三百多弟兄大多是被逼无奈才进山为寇的，论声势，论气魄，远不及镇南的杞氏兄弟。人家三年前起事，抢州夺县，敢与官府面对面打仗，而今已有两千多人。而自己这一路，总是小打小闹，跟作贼似的。二头目罗自美曾经提出去杞氏兄弟那里入伙，他盘算了好久，还是没拿定主意。一来，到了镇南，必然受治于人家，他放不下这块脸；二来，蒙化这里是弟兄们的脱胞之地，热土难离。别的不讲，就拿这巡山殿说，就够别人羡慕的了。这是先王细诺罗的发祥之地，圣明的蒙舍诏王细诺罗曾经为彝家带来过荣耀，现在，大殿里还有先王的金身。数十里之内，斗姆阁、道元宫、玉皇阁宝刹，争奇斗胜；遇仙峰、七星井、洗心涧、朝阳洞，与日月争辉；放弃这些而下镇南，还真有些不甘心。他曾几次下山去请得勒米入伙，都扫兴而归。得勒米过于孝道，开口闭口：“老子走了，母父丢给谁管。”说不上三句话，就吹笛送客了，他那根背时的笛子，不知有什么魔在里头，一沾嘴唇，天塌下来也惊不动他。真是个怪人。

鲁得盛走下巡山殿的石阶，准备到前山转转，正在这时，一个弟兄气噓噓地跑上山来，老远朝他叫道：“鲁哥，捉到一个探子。”

鲁得盛停住脚：“哪里的探子？”

“搞不清，怕是北边来的。”

他们一向管大理、剑川一带叫做“北边”，鲁得盛眉头一立，不满的说：“北边，北边有蓝老陕的人，也有清妖的人，倒底是哪一方的？”

那个弟兄说不出话了。鲁得盛把手一挥：“带来见我。”

“来不了呀，那傢伙个子不大，拳脚可厉害，已经整翻我们四五个弟兄了，二头目都打不赢他！”

“哦！”鲁得盛感到事情有点儿名堂，对那弟兄说：“去，到殿里把我的镔铁棍拎来，什么毛贼这么不识相。”

他们赶到山下时，二头目罗自美正与那人打得难解难分。鲁得盛一眼便看出这人出手不凡，按说罗自美的功夫数得上上乘了，但在他面前却只有招架之功，那根三须叉左拦右挡，竟被对方的一根扁担打得进不了招。四围少说也有几十个弟兄，一个个跃跃欲上，而那陌生人却边打边喊：“猛虎不斗群狼！”自美也太要面子，一个劲地不许弟兄们上手。

鲁得盛看到这里，带得自己该伸手了，他高叫一声：“哪来的野贼，敢践踏山门！”

那人“刷！”地抽回扁担，把鲁得盛上下打量一番，不在乎地回敬道：“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出口伤人？”

鲁得盛顿时觉得牙根发痒，恨不得上去一棍把那家伙打成肉泥。他几步抢上前来，抡圆了铁棍，劈头朝对方顶门砸去。只见挑担人轻捷地朝后一跳，躲开鲁得盛的镔铁棍，随即抓住扁担的顶端，“刷”地一甩，从扁担里抖出一付七节鞭，原来扁担是空心的。别说在场的人，包括鲁得盛都吃了一惊。那人哈哈一笑，拉开大斗一场的架式。

鲁得盛是个聪明人，他明白：要是和这人一对一单打，自己不是对手，他朝罗自美使了个眼色，腾身一跃二次冲到那人对面。罗自美明白了大头目的用意，朝弟兄们把手一扬，大叫一声：“拿住他！”

不料，那人更聪明，还没等周围的人扑到近前，早已跳出圈外，把七节鞭抡得风雨不透，谁也近身不得。几个不要命的弟兄刚往上一冲，只听“叮当”几声，兵刃飞出老远。这一回，鲁得盛、罗自美真有些傻眼了。

那人收住钢鞭，大气不喘，轻蔑地朝鲁得盛笑道：“你我

素无怨仇，本无须大动干戈，可你们却如此不识相，以至两相伤了和气。总不能怪我吧？！”

鲁得盛不由地在心里叫了声好，喝退了左右的弟兄，把镶铁棍朝地上一插，取出烟荷包，又从地上拣起一片树叶，抖了些烟末在树叶上，裹成一支烟，在一个弟兄送上的火上吸燃，吐出一口烟雾，然后说道：“看你也是个汉子，出门在外，怎么不懂规矩？”

“这么说，你是这里的山主了。”那人不卑不亢，却也十分懂得行道地说：“冒犯冒犯，望乞恕罪。方才敝人借路而行，这些弟兄不通脾，出手动脚，我把他们认作山毛野贼，才闹成这场误会……”

“慢！”罗自美插言道，“莫说什么误会不误会，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是啊，你是干什么的？”鲁得盛也问道。

那人微然一笑：“问我？”

“问你！”

“哈哈！”那人短笑了一声，“无可奉告！”

鲁得盛一下甩掉烟蒂，喝道：“那就休怪我们无礼了！来人呀！把他的行担收了！”

谁知那人毫不动怒，讥诮地说：“怕只怕你们吃得进去，吐不出来。那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收的。”

“嗯？”鲁得盛疑惑了，重新把对方打量了半天，“此话怎讲？”

“那是有主儿的货，你们先看看是哪样东西”。

鲁得盛叫人把东西抬过来，揭开草盖往里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行担里齐崭崭地摆满了矛刺，虽然还未经过打磨，却看得出成色是上等的，好钢。

“怎么样？”那人见鲁得盛这般模样，更为得意，“一斤铁在市上还能换十斤谷子呢，这东西总不那么好收吧！”

鲁得盛道：“你好大胆量，这可是掉脑袋的营生！”

“受人之托，义不容辞，纵使有刀丛剑树，也要舍命全交。”那人声音不高，很有威势。

在场的人无不被他这几句话说得瞠目结舌，啧啧称道。鲁得盛佩服地拱手道：“斗胆问一句，好汉受谁之托？”

“回军掌令官，杜文秀！”

“哦！”鲁得盛一惊，望了罗自美一眼，罗自美也是惊诧不已，他又问：“货主是哪个？”

“哈哈，看起来你们一定要寻根究底了，好吧，告诉你们，此人叫得勒米！”

“啊！”鲁得盛先是一惊，接着便爆发出一串畅快的大笑，笑罢，说道：“真应了老话，不打不相识，得勒米是我的结拜兄弟，请问好汉高姓大名。”

挑担人起先也吃了一惊，不过马上就恢复了镇静，摆了摆手说：“不必多问，敝人乃受托于人，与得勒米素不相识，不知这两担东西如何发落？”

鲁得盛还真没想到这一点，他把罗自美叫到旁边，耳语了几句，走回来对挑担人说：“这样吧，你带着兵器行走，风险太大，东西先暂放我处，我这里有两包上好的盐巴，你挑去见得勒米，就说是兄弟孝敬义母的，你看如何？”

挑担人暗骂道：盐巴的风险更大，让缉盐的捉到也是掉脑袋的买卖。可是他嘴里却说：“愿意效劳，只是口说无凭，还需……”

“不消了！”鲁得胜挥挥手，“我拿细诺罗先王的名声担保，不消鬼的凭证！”

已经有人把两包井盐给他栓到了扁担上。挑担人不再说什么，担起盐巴，朝人们拱了拱手：“告辞！”

瓦卢村又饿死了三家，全都是合家死在一处。火塘熄了，瓦罐里的狗闹花汤还残留着一丝淡淡的清香。这是最好的死法了。

等田头们收走了死者们的家俱什物，人们才敢来收尸入葬，这时已经是家徒四壁了。左邻右舍出头打了几具棺木，又请来毕魔念送魂词。没有人敢哭，也没有什么哭场了，这种年头，眼泪最不值钱，哭来哭去也哭不出个好日子。送罢鬼魂，几个有年纪的老人凑到一起，合计着请王地师帮助看看风水。

“钱呢？”有人问。

一句话把人们问住了，光听见滋滋的水烟筒响，没有人再说话。钱？钱在哪里，那还用说么，谷子没黄，庄主就把仓房收拾好了，钱？！

半天，终于有人说话了：“我看王地师不会收钱，他们师徒在这一带有一年多了，帮多少家看过风水，没听说收过钱。”

“这可不好说，明里不收，暗里还不收啊。”有人不相信。

“有理哟。”第三者又接住了话头，“他们师徒来了一年多了，就在这一团转走来走去，把那些后生仔说得入迷，魔法大喱。”

“唉，夏贡爷又不在，他要是在，怕是会帮出几文钱来的。”

“他的家底也不厚，读书人，能有几个钱？我已经吩咐杞七去求得勒米了，只有这条路了。黑了心的庄主……瞧瞧，杞